

清华大学远程教育系列教材

英汉对比与 互译教程

供专升本英语专业第3、4学期使用

覃学岚 编著



清华大学远程教育系列教材

英汉对比与互译教程

(供专升本英语专业第3、4学期使用)

章学岚 编著

科学出版社

2001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远程教育英语专业专升本学生的英语翻译教材,供本专业第3、4学期使用,也适合于具有中级水平的英语学习者自学使用。本书主要内容共分3篇,分别从基础理论、技巧方法、实践演练的角度讲述了英汉互译的方方面面,书中还附有练习和参考译文,以帮助学生巩固所学内容。

清华大学远程教育系列教材

英汉对比与互译教程

覃学岚 编著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双青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1年8月第 一 版 开本:720×1000 1/32

2001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5 1/2

印数:1—4 000 字数:319 000

ISBN 7-03-009747-5/H·22

定价:2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双青>)

前 言

作为一本翻译教材，本书定名为《英汉对比与互译教程》，旨在突出我们对翻译的重新认识以及对翻译课的新的尝试和探讨。翻译，在很多人看来，似乎是一种粗通外语的人个个都会的技能。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翻译不仅是一种技能，而且是一门很有学问的艺术。它不仅要求译者能够洞悉译出语/源语言（source language）与译入语/目标语（target language）之间的各种异同，还要求译者对语言之外的诸多方面，如宗教、信仰、风俗，乃至巫术、迷信等，都要有深刻的了解。而且它涉及的范围之广，可能大多数学科都无法企及，可以说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它都会或多或少地涉及到，此乃其一。

其二，翻译过程实质上要求译者时不时地进行两种语言深层次的对比，使译文在深层而不单单是表层上与原文求得最大程度的近似，此外，译者还得自觉不自觉地进行广义的文化对比，从而保证译文和原文全方位的真正对等而不是似是而非，贻笑大方。

其三，以往的翻译教材或大学英语专业的翻译课大多是将英译汉和汉译英截然分开，而本教材试图将二者结合起来，因为无论是英译汉还是汉译英，都是翻译，都必须遵守相同的原则，采用很多相同的技巧和方法。将二者人为地分开，尤其是在教学中将二者分开，势必导致不必要的重复，浪费不必要的精力，往往事倍功半。而将翻译与语言文化比较结合在一起则有助于英汉互译水平的迅速提高。

时下有一些翻译教材不太注重翻译理论的介绍和探讨，纠缠于一些尽人皆知的“技巧”介绍，结果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有鉴于此，本教材将本着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原则编写。

本教材的另一个特色是充分体现远程教育的特点，在基本理论和技巧方法介绍的同时，还特地选编了大量翻译素材，使我们的教学活动不仅仅只局限于纸上谈兵的层次。为了增强教学双边的互动性，促进学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在基础理论篇的编写中偏重于较有影响的中外理论的介绍而未强人所难地把我们的结论强加给学员，当然，对于一些有重大争议的问题我们也会提出我们自己的思考，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抛砖引玉，启发学员的思路。在整个教材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始终培养学员严谨的治学态度，敢于以怀疑的目光审视现有理论；以逻辑思辨为论证武器，以实证为检验尺度对现有理论、技巧和方法进行评判，从而有理有据地提出创造性见解的能力这一点牢记在心。在相关理论和技巧的介绍之后，我们都给学员留下了一定的思考空间——思考题和练习题。

考虑到接受远程教育的学员较少有与老师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我们在介绍基础理论和讲解翻译技巧方法时尽可能地做到了条理清晰，深入浅出。

在编写本教材的过程中，我们参阅了大量文献，引用了不少著作中的观点和例句，其中大部分我们在主要参考文献中都罗列了出来，但也难免有遗漏，在此，我们表示深深的歉意，也衷心地请这些文献的作者同所有参考文献的作者一道接受我们诚挚的谢意。

由于编著者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所以罅漏在所难免，还乞译界同仁不吝赐教和指正。

编著者

2001年8月于清华园

目 录

前言

基础理论篇	(1)
1 翻译的性质、定义与标准	(1)
1.1 翻译的性质	(1)
1.2 翻译的定义	(2)
1.2.1 广义的翻译	(2)
1.2.2 狭义的翻译	(6)
1.2.3 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	(7)
1.3 影响翻译的各种因素	(8)
1.3.1 客观因素	(8)
1.3.1.1 语言差异	(8)
1.3.1.2 文化差异	(13)
1.3.2 人为因素	(18)
1.3.2.1 译者自身的修养	(18)
1.3.2.2 翻译目的	(19)
1.3.2.3 译者的情感投入	(19)
1.4 翻译的原则和标准	(25)
1.4.1 翻译过程中应遵循的原则	(25)
1.4.2 翻译的标准	(26)
1.4.2.1 关于翻译标准的争论	(26)
1.4.2.2 翻译标准争论的焦点	(26)
1.4.2.3 从信达雅到多元互补论	(32)
1.5 西方翻译研究渊源及其最新发展	(36)
1.5.1 历史分期	(36)
1.5.2 流派介绍	(36)
1.5.2.1 传统的语文学派	(37)
1.5.2.2 哲学和语言学派	(37)
1.5.2.3 阐释学派	(38)
1.5.2.4 交际理论学派	(38)
1.5.2.5 社会符号学派	(38)

1.5.2.6 解构学派	(38)
1.5.2.7 功能学派	(40)
1.5.2.8 文化学派	(43)
2 翻译的基本环节	(47)
2.1 理解	(47)
2.1.1 文学翻译中的理解	(49)
2.1.2 非文学翻译中的理解	(53)
2.2 表达	(54)
技巧方法篇	(57)
3 转换法	(59)
3.1 词类转换	(59)
3.2 正反转换	(59)
3.3 虚实转换	(61)
3.4 主动被动转换	(62)
4 增删法	(67)
4.1 增译法	(67)
4.1.1 出于文法的需要	(67)
4.1.2 出于修辞的需要	(69)
4.1.3 出于文化差异和其他方面的需要	(69)
4.2 删译法	(70)
5 拆译法	(74)
5.1 顺拆法	(74)
5.2 倒拆法	(75)
5.3 半倒拆法	(77)
5.4 抽拆法	(77)
6 七步法	(78)
7 剥皮法	(81)
8 习语的翻译	(84)
9 常用修辞格的翻译	(88)
9.1 明喻的翻译	(88)
9.2 暗喻的翻译	(89)
9.3 类比和讽喻的翻译	(90)
9.4 转喻和提喻的翻译	(91)
9.5 拟人与拟声的翻译	(92)
9.6 夸张与含蓄陈述的翻译	(93)

9.7 委婉语、折绕和暗引的翻译·····	(94)
9.8 排比、对偶与反比的翻译·····	(95)
9.9 双关、飞白和别解的翻译·····	(96)
9.10 蝉联/顶真和回环的翻译·····	(98)
9.11 轱辘式搭配/一语双叙的翻译·····	(99)
9.12 移就的翻译·····	(100)
实践演练篇·····	(107)
10 文学翻译·····	(107)
10.1 小说翻译·····	(107)
10.1.1 英语小说汉译·····	(107)
The Evidence·····	(107)
Right Place, Wrong Time·····	(107)
Old Sayings·····	(108)
The Solipsist·····	(111)
A Master Is Born·····	(112)
Fireproof·····	(119)
10.1.2 汉语小说英译·····	(131)
孔乙己·····	(131)
夜的眼·····	(133)
钱包·····	(139)
10.2 散文翻译·····	(146)
10.2.1 英语散文汉译·····	(146)
My Son, My Teacher·····	(146)
It Was a Good Barn·····	(148)
My Friend, Albert Einstein·····	(149)
Sweet September·····	(150)
Random Thought·····	(151)
Man's Youth·····	(152)
10.2.2 汉语散文英译·····	(153)
匆匆·····	(153)
天津闲人·····	(154)
下棋·····	(155)
10.3 诗歌翻译·····	(156)
10.3.1 诗歌翻译的特点及要求·····	(156)
10.3.2 对诗歌翻译中“信”的理解·····	(157)

10.3.3 英诗汉译	(165)
Sudden Light	(165)
Rubaiyat	(166)
Dreams	(166)
A Nation's Strength	(166)
I will raise my voice	(167)
10.3.4 汉诗英译	(167)
九首诗的村庄	(167)
金黄的稻束	(168)
掌上的心	(168)
咏梅	(169)
水龙吟	(170)
送别	(170)
茶	(171)
10.4 其他文学体裁的翻译	(171)
11 非文学翻译	(172)
11.1 一般应用文翻译	(172)
11.2 广告、商标的翻译	(172)
参考译文	(175)
练习答案	(175)
10.1.1 英语小说汉译	(184)
证据	(184)
阴错阳差	(184)
老话	(184)
唯我论者	(188)
杰作问世	(188)
10.1.2 汉语小说英译	(194)
KONG YIJI	(194)
The Eyes of Night	(198)
The Briefcase	(205)
10.2.1 英语散文汉译	(213)
我儿亦我师	(213)
昔日, 它曾是一座好谷仓	(214)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我的朋友	(215)
迷人的九月	(216)

随感	(217)
失落的青春	(218)
10.2.2 汉语散文英译	(218)
Rush	(218)
Tianjin Idlers	(219)
Playing Chess	(221)
10.3.3 英诗汉译	(223)
闪光	(223)
《鲁拜集》第一首参考译文	(225)
《鲁拜集》第三首参考译文	(226)
梦想	(226)
民族的力量	(227)
我将提高嗓门	(227)
10.3.4 汉诗英译	(228)
Hamlets of Nine Poems	(228)
Golden Sheaves of Rice	(228)
Heart in Hand	(229)
ODE TO THE MUME BLOSSOM (1)	(229)
ODE TO THE PLUM BLOSSOM (2)	(230)
ODE TO THE PLUM BLOSSOM	(230)
THE MUME BLOSSOM (3)	(231)
To Willow-Catkins	(231)
主要参考文献	(233)

1 翻译的性质、定义与标准

1.1 翻译的性质

翻译 (translation/translating/interpretation^①) 从本质上讲是一项信息转换的实践活动, 作为一种活动, 它本身并不是一门科学, 而是一种技能。对翻译活动进行的各种研究探讨, 形成相应的理论, 逐渐完善成为一门新的学科——翻译学 (translatology/translation studies^②)。所以, 翻译并不就是翻译学, 而是翻译学研究的对象。翻译作为一种实践活动, 离不开翻译理论的指导和制约, 任何一个译者在从事翻译活动时, 都会有意无意地遵守一种原则或依据, 这种原则或依据实质上就是译者自己对翻译的一种见解或认识, 说得大一点, 也就是他自己的一套理论。翻译过程中, 译者可能随时调整自己的原则, 这种调整实际上就是对某一理论或原则的否定, 它包含了对理论的检验过程, 从这个意义上讲, 翻译实践反过来又可丰富完善翻译理论。

翻译既然是一种信息转换活动, 就必然涉及信息的载体。就英译汉或汉译英而言, 信息的载体就是英语和汉语这两种语言。虽然所要翻译转换的并不是载体本身, 但载体之间的差异正是翻译之所以必要的前提, 同时又是翻译要面临的挑战和要解决的问题。没有差异, 就无须翻译了, 这是尽人皆知的道理。所以, 从某种意义上说, 翻译就是一个比较差异、解决差异的过程。离开了差异的比较, 翻译就无法进行。话又说回来, 比较差异的目的并不是要翻译这些差异, 因为要翻译的毕竟不是载体本身, 而是附载在载体之上的信息, 所以, 有些载体上的差异, 甚至是最本质、最具区别性的差异是翻译无能为力的, 也是无须翻译的, 比如载体所固有的语音、句型结构等。尤其值得指出的是, 作为载体的语言, 其实蕴藏着一个民族最原始的思维方式, 浓缩着

① Translation 是一个很笼统或者说很抽象的词, 既可以指翻译的过程, 也可以指翻译的结果, 还可以指与翻译有关的一切活动。Translating 则更强调翻译的过程, 而 interpretation 则专指口译。

② Translatology 是“翻译学”目前国内较为认可的译名 (参见杨自俭发表在《中国翻译》2000 年第 5 期上的“对译学建设中几个问题的新认识”一文), 但也有人 (霍姆斯) 指出其前半部分源自后期拉丁语, 后半部分源自希腊语, 因而不可接受。translation studies 也有一定市场, 理由是新兴学科, 尤其是人文学科一般都用 studies 来命名。

一个民族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所以,透过语言形式上的差异,我们还要善于发现思维方式和文化上的差异。

1.2 翻译的定义

要给翻译下一个很准确的定义是很难的,我们无意也不可能在此下这样一个定义。不少工具书和研究翻译的著作或教材给翻译下的定义可以概括为:

把用一种语言文字表达的意义/思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

严格说来,这一定义还有一些推敲的余地:“意义”的表达有多种方式,简而言之,有直白和含蓄之分。我们注意到国内外不少从事翻译理论研究的学者注意到了这一点,比如,尤金·奈达(1969)和他的合作者早在1969年就把“风格”考虑进去了:“翻译就是用接受语复制出与源语言信息最贴近的自然对等的信息,首先是意义信息,其次是风格信息(Translating consists in reproducing in the receptor language 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t of the source language, first in terms of meaning, and second in terms of style.)。”彼得·纽马克(1988)也把作者的表达方式纳入了他对翻译的定义之中:“翻译尽管并非总是但却常常是将一个篇章的意义,按照作者所想的方式逐译成另一种语言(Often, though not by any means always, it is rendering the meaning of a text into another language in the way the author intended the text.)。”

然而,这样的定义似乎还是有其局限性。对于“话里有话”的话或者“言外之义”怎么处理?此乃其一。其二,文化背景不同,大到一个句子小到一个词都可能很难在另一种语言里找到内涵和外延完全对等的东西。如中国人见了面打招呼说的“你吃了饭没有”、《红楼梦》中的“林妹妹”译成英文怎么译?英语中的“teacher”一律译成汉语的“老师”对不对?叔叔、伯伯、姑父、姨夫、舅舅,虽然也能勉强译成英文的uncle等,但其在源语读者和目的语读者中的反应究竟能否完全对等?这些似乎都不能从对“翻译”的定义中找到答案。由此看来,对于什么是翻译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还有赖于我们对翻译的范畴和分类进行更深入的考察。

国际译联于1963年9月6日在南斯拉夫杜布罗夫尼克通过,并于1994年7月9日在挪威奥斯陆修正的《翻译工作者章程》中将翻译定义为“一种将文学和科技文本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脑力活动”。这一定义与其他定义似乎并无实质性的差别,在其他定义者看来,翻译是一种脑力活动似乎是自不待言的事情,但强不强调这一点正好反映了定义者们在对待翻译的态度和认识上的差异,这一点我们将在后文中加以讨论。

1.2.1 广义的翻译

北京大学辜正坤教授在给《译学大词典》的序言中指出,“翻译理论界自身,也还

有许多的学者无法打破传统理论视野给我们设定的框框，以为翻译就只是一种转换而已，就只是一种技巧而已”。“从本质上来看，翻译就是一种信息转换行为。而信息转换行为实际上贯穿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人类的基本行为之一。在一定的意义上，我们还可以说，人类在思想方面的沟通原理实际上就很近似于翻译原理……外部世界并不等同于大脑中存贮的视觉符号，但是它却以某种方式生动地再现了外部世界……色、声、香、味、触，即凡是人的感知器官所能感知的一切都能以某种相应的缩影方式留存于大脑中，也就等于它们被翻译成了相应的能被大脑认知、理解、存贮和提取的信息符号。因此，只要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无时无刻不在翻译着这个世界。换句话说，就无时无刻不在以自己的方式理解、把握着这个世界。翻译活动就是这样一种使人类不仅和自己的同类也和整个世界沟通的时时刻刻都存在着的理解行为”（辜正坤，2000）。我们这里所说的广义的翻译正是指人类普遍的体验（包括理解、推理）和转换信息的行为。

人类无时无刻不在与新的信息打交道，任何一种新的信息不借助我们已有的体验或知识，是无法转换成为我们所能理解的东西的。这种信息转换活动是对人类认知能力和创造能力的一种挑战，因为能借助的只是原有的体验或知识，而要解读的却常常是新的信息，尽管其中不乏我们所熟悉的内容。在每一次的转换过程中，我们都会觉得新信息似曾相识，这是因为其中既有能激活我们的记忆，与已储存在我们头脑中的信息相吻合的部分，也有不吻合、完全陌生的部分。这里，实际上包含了一个比较和印证的过程。对于那些在我们的记忆里无法找到与之相吻合的陌生信息，我们所能做的无非是推测或存疑。无论是推测还是存疑，都会留驻在记忆里，待今后加以验证、确认。有人或许会说，人非生而知之，那么第一次转换又从何而来？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因为我们所说的是已有的体验或知识。人虽非生而知之，呱呱坠地时，任何人都具备已有知识，任何东西对他来说都是全新的，然而，他可以体验全新的东西，体验过的东西不见得马上就转化为一种知识，但肯定会以某种形式留驻在大脑中，等到下一次体验同一样东西时，前一次以某种形式留驻在大脑里的体验就会被激活或强化，反复的激活或强化就会使它以某种相对稳定的形式留驻在大脑里，形成知识。这里我们所说的将体验以某种形式留驻在大脑里，其实就是一种信息转换过程，因为体验，如酸、甜、苦、辣等等并不能以实物形式储存起来。这种利用已有体验或知识把一些陌生的新信息转换成能为我们所认知、理解、储存和提取的信息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翻译活动。正是凭借这种翻译活动，今天的新信息转换成了明天的已有体验或知识，继而用于对明天接触到的新信息进行转换，如此反复，我们的体验或知识得到不断的积累、更新和修正。

我们所以要提出广义的翻译这一概念，首先是因为广义的翻译与狭义的翻译有着密切的联系，传统意义上的翻译，也即我们这里所说的狭义的翻译，一般说来，包括三个阶段：①理解阶段——通过解读原作（对原作的语义结构进行语言解码）形成概

念的阶段；②转换阶段——将一个个概念转换成译入语中对应的语义结构；③表达阶段——通过语言编码使语义结构外表化。由此可以看出，广义的翻译与狭义的翻译的差异实际上在于前者少了第三个环节，至于前两个环节，基本上是相似的，只不过，广义的翻译所解读的内容不局限于以源语外在化的语义结构而存在的原作。此外，无论是广义的翻译也好，还是狭义的翻译也好，从本质上讲，都包含着比较、认知、推理和创新的过程，决不是一种机械简单的劳动，前面我们介绍过国际译联给翻译下的定义，它所以特别强调翻译过程中的脑力活动，我们认为除了引起社会各界对翻译工作的重视之外，可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就是要强调翻译过程中所蕴涵的比较、认知、推理和创新过程。正因为如此，我们提出广义翻译这一概念才具有了特别的意义。懂得了广义的翻译原理，即翻译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包含体验（包括理解、推理）和转换的过程，有助于我们对翻译的创造性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进而弄清机器翻译为什么始终不能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原因。

过去，一提到翻译的创造性，人们往往习惯于从译文与原作的关系上去看问题，于是就有了再创造，就有了要力争超过原作的冲动。实际上，翻译的创造性更多地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进行大量的辨别比较、分析推理工作，一方面源信息本身就会有许多是译者所不熟悉的，另一方面信息载体之间存在着大量似是而非的东西。对于信息本身所包含的陌生内容和载体之间客观存在的似是而非的差异，译者只能像人类获得新知那样，凭借自己已有的知识储备，包括信息及其载体两方面的知识，运用人所特有的创造性推理能力进行合乎逻辑的推理。人类利用已有知识获取新知识的创造能力主要反映在人类能够凭借自己无与伦比的联想能力在新旧事物之间建立起千丝万缕的联系，能动地对认识对象进行多角度地分析比较和逻辑推理，从而获得创造性的理解和认识。譬如，《现代汉语词典》第4页上有一个词条：艾虎，该词典对这个词条的释义是这样的：哺乳动物，背部棕黄色或淡黄色。昼伏夜出，捕食小动物。毛皮可制衣物。也叫地狗。《词谏》的作者吴再先生就有自己独到的联想和理解：“从客观而言，原释义似乎无懈可击。但我们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上，也要体现在环保意识上。虽然艾虎的毛皮可制衣物，但随着动物越来越少，我们就应坚持去掉这类引导一些图谋私利的人下手去杀艾虎的话。这种释义是缺乏环保意识的表现。”这种理解正是人的创造性理解的体现，再先进的电脑可能怎么也不会产生这种联想和理解，就是《现代汉语词典》的编撰者们恐怕做梦也不会想到会有人做这样的理解。有意思的是，吴再先生在作了上述分析之后，提出了参考建议：“另外，艾虎的生活区域、现存数量不妨也补充一下，让读者更加了解。”这条建议站在作者的角度当然是非常好的，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就会发现该建议也有可能诱发“一些图谋私利的人下手去杀艾虎”，因为一旦他们知道艾虎现存数量很少，就会觉出它的稀罕和珍贵。我们说这就是人不同于机器之处：人能超越自我，机器却不能。机器可以分毫不差地按人们给它编写的程序工作，但对于程序之外的任何问题它是绝对不会有自己的

解决办法的。它们不能像人那样自行调整方案,随机应变。由此看来,人们把自动变焦、自动曝光、自动卷带的照相机称为“傻瓜相机”还是不无道理的,虽然它的本来意义是这种相机就连傻瓜也会使用。

上面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认清机器翻译为什么不能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原因。除非人工智能技术某一天能把机器真变得像人那样聪敏,否则机器翻译是永远也取代不了人工翻译的。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提一提关于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的问题了。

翻译作为一种信息转换的脑力活动,其本身并不是一门科学,研究翻译活动的学问可以算做一个学科。我们说,可以算做一个学科,主要是因为现在学术界往往把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同起来,忽视二者间的差异,如果是那样的话,翻译可以说就不是科学。

古今中外,翻译都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人们往往错误地认为凡是会外语的人理所当然地就会翻译,而西方自然科学的斐然成就,更使得人们产生一种错误的心态,认为科学是至高无上的,似乎惟有科学才能解决一切问题,包括人们对翻译的轻视问题。于是,有些从事翻译(准确地说,更多的是从事翻译研究)的人不满足于创立翻译学,还要人们承认翻译是科学。有意思的是不承认翻译是科学的人大多来自翻译界。国内近些年来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论不仅尚未平息,而且还呈方兴未艾之势。更有意思的是就在国内大谈特谈翻译是科学之时,1964年最先打出翻译科学旗号的尤金·奈达却完全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10年之后的1974年,他在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中说,“translating is far more than a science. It is also a skill, and, in the ultimate analysis, fully satisfactory translation is always an art (翻译远远不仅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技术,而且真正理想的翻译说到底是一门艺术)”,既而又于1991年在“Translation: Possible and Impossible (翻译的可能与不可能)”一文中指出“*We should not attempt to make a science out of translating... most successful and creative translators have little or no use of for translation. In fact, some insist that only those who cannot translate become theorists of translating. In reality, outstanding translators are born, not made (我们不应把翻译变成一门科学……大多数成就显著、富于创造精神的翻译家很少用得着、或者根本用不着翻译理论。事实上,持只有那些自己不能动手翻译的人才成了翻译理论家观点的不乏其人。实际上,杰出的译家都是生就的而非造就的)*”,2000年他在与张经浩的一次翻译笔谈中正式声称“我的观点已发生根本变化”^①。

诚如奈达所言,有许多杰出的译家都是生就的而非造就的,远的不说,我国第一个成功地将莎士比亚戏剧绝大部分译成汉语的译者朱生豪,到他去世时也不过30多岁;第一个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译成英文并深得埃德加·斯诺赏识,后来又把《子

① 见张经浩“与奈达的一次翻译笔谈”,《中国翻译》2000年第5期。

夜》等不少名著译成英文而深受译界好评的许孟雄教授；以及将《红楼梦》等我国经典名著译成英文的杨宪益夫妇等似乎都未接受过系统的语言学、符号学、文化学以及所谓的翻译学等学科的教育或训练，但他们都是公认的杰出翻译家。

由上引奈达 1991 的那一段文字可以看出，虽然奈达用了“科学 (science)”一词，但该词与我们理解的科学是有差异的，实际上他的“科学”与我们所说的“学问”或“学科”更接近，而他现在连对翻译作为一个学科而存在的价值都否定了。对此，我们不敢苟同。我们认为问题的关键不是无须翻译研究，而是不宜将翻译活动与翻译研究混为一谈，更不能用纯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对待翻译活动以及翻译研究，因为过于程式化、教条化的东西与人文精神是相违背的。人文社会科学应把提供一种宏观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作为自己的研究目标，千万不要成为妨碍人的认知能力发展和禁锢人的思维方式的工具。翻译研究之于翻译犹如数学与自然的关系，大自然是丰富多彩的，它“没有义务去服从人类发明的纯净的数学规则，虽然人类可以不断以各种形式的数学工具去‘套住’大自然。‘无论人类如何努力，人类绝对发现不了大自然的公式。不过，人类决心和大自然周旋到底，孜孜不懈，探索不止。惟有如此，人类才能对大自然的认识日见精进。’”（刘华杰，2001）

当然，广义的翻译与狭义的翻译毕竟不是一码事，除了上述差别，还有许多重大差别，其中最显著的差别就是翻译的目的不同。广义的翻译首先是翻译者自己的一种解读活动，其结果是翻译者本人对周围的世界包括自身获得了一种新的体验或认识，往往不以某种物质形式而存在；而狭义的翻译往往是为他人而翻译的，其结果都以译本的形式而存在，而译本又是那些不需要译本的译者本人译给那些不懂原文的人看的。此外，广义翻译的许多原理、方法虽然对狭义的翻译有着普遍的借鉴和指导意义，但广义的翻译本身并不能解决语际之间的信息转换，而这正是我们这门课程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广义的翻译将不是本教材要探讨的重点，我们要集中探讨的还是下面即将谈到的狭义的翻译。

1.2.2 狭义的翻译

狭义的翻译主要指人类语际之间 (interlingual) 的转换，包括同一语言内部 (intralingual) 不同历史阶段的各种变体、方言与通用语之间的转换，而且主要指笔译 (translation)，虽然有时也包括口译 (interpretation)。

随着时代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世界一体化步伐的加快，翻译活动无论是从手段、内容、形式，还是从范围、规模上讲，都有了许多新的变化。仅就翻译手段而言，过去只有人工翻译（口译和笔译），现在又多出了机助翻译和机器翻译。但是机器翻译的适用范围，由于很多技术问题暂时甚至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还非常狭窄。

狭义的翻译，就题材而言，一般可以分为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翻译，或曰虚构性题

材(fiction)翻译和真实性题材(fact)翻译;就文本类型而言,可以相应地分为表达型翻译、信息型翻译和指示型翻译。当然,这样的分类还是粗线条的分类,大类下面还可以分成若干小类。

各类翻译都有自身的一些规律和特点,不可能在一本书里详加探讨,所以我们这本教材将集中讨论笔译方面的问题,而其中又将以文学翻译为重点,适当兼顾非文学的翻译。

1.2.3 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

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虽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但更有许多不同的地方。文学语言所指的不确定性和非文学语言的确指性是造成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翻译诸多差异的根源。按照接受美学(Reception Aesthetics)的解释,文学文本的意思,并不在文本里面,而多半在文本读者的阐释里,于是,“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于是,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①;于是,“巴尔扎克的小胡须的清瘦老人,到了高尔基的头里,也许变了粗蛮壮大的络腮胡子^②”。当然,我们并不完全赞同接受美学的理论,关于接受美学的进一步讨论我们将在文学翻译的理解中进行。非文学文本中存在着大量具有严格规定性、不可二解的术语,这类术语有的是译出语和译入语早已有之的,有的只是译出语中有而译入语中暂时不存在的。对于后一种情况,译者当然有一定的自由度,但对于前一类情况,译者就毫无自由可言了。比如,nanotechnology,现在已有了通行的译法:纳米技术,你就不能把它译成其他的什么“技术”了,而文学文本中类似的情况仅局限于人名、地名等一些专有名词。

与非文学文本相比,文学文本的背后往往有着更为丰富的历史、文化、民俗等包罗万象的积淀,更多地依赖于形象思维,因而带有更浓厚的隐喻修辞色彩。非文学文本的翻译则离不开专业知识的支撑,一些技术含量高的文本里往往还带有一些新创词汇或旧词新义的词汇,这些词汇在译入语中一般没有现成的对等词汇,需要译者创造性地加以处理。

有一点必须指出,非文学文本与文学文本的区别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我们应当用发展和辩证的眼光来看待它们之间的差异,比如,有很多原本属于非文学文本里的词汇,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可能会进入文学文本,而文学文本用得相对多一些的形象思维在非文学文本中也非绝无仅有。

① 《鲁迅全集·集外集拾遗补编·〈绛洞花主〉小引》。《绛洞花主》,陈梦韶(名敦仁,福建同安人,当时是厦门大学学生)根据小说《红楼梦》改编的剧本,共十五幕。绛洞花主,贾宝玉的别号,见《红楼梦》第三十七回。

② 《鲁迅全集·花边文学·读书琐记(一)》。